

讨好的爱情

◎钱永广

他们当年是高中同学。她天生丽质,成绩又好,自然引来众多男生的青睐。而他呢,一直在追求她。他终于鼓起勇气向她表白,她说:“你要是能和我考进同一所大学,我们就可以做朋友!”

他原本成绩中等,可为了争这口气,他暗暗地使着劲,学习成绩也慢慢上升,和她考进了同一所重点大学。

在他面前,她俨然是一位公主,而他因为爱,把自己低到尘埃里。同学们都知道,她有一个为她甘愿付出的男友。

四年大学时光一晃而过,他们的爱情也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。结婚后,她的“公主”脾气不仅没有变小,反而给宠得更加任性。他还是讨好依从,一直憋屈着。

气,终有一天会爆发。他终于开口争吵。可吵不了两句,他就会出门去。等他再回家时,就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:“宝贝,对不起,都是我不好,请你原谅我好吗?”

其实,他真的没有什么错。可每次,向她乞求原谅的却是他。

有人说,爱一个人,就会无条件迁就对方、讨好对方。她想,这辈子,他就是那个一直可以迁就她、讨好她的人。

终于有一次,他走出了家门,没有回来。

她一直等着他回家来,向她道歉投降,就像以前一样。可几天过去了,他像消失了一样,始终没有出现。

有一天,她回家,发现衣柜里没有了他的衣物,茶几上放着一封信,内容是要和她离婚。

直到此时,她仍然相信,他是吓唬她,她记得他多么爱她。

于是,她在电话里向他发出了挑战:“只要你愿意,咱们明天就离婚!”

他们终于离婚了。他居然当众泪流满面;而她呢,后悔了,却绝不会表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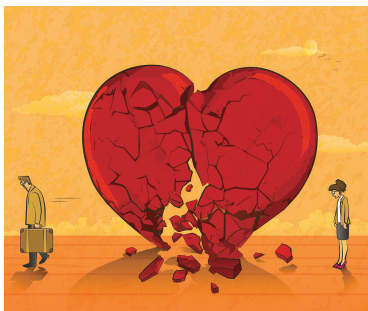
他知道,从一开始,他就错了,是他自己,总是把讨好当作自己爱的方式。

她把她的爱情故事讲给朋友听。她说,离婚的那一天,他哭得泪流满面,她确信,他仍然还在爱着她。她问朋友,他为什么不再向我说几句好话,认个错呢?

“你既然也爱他,为什么每次都要等他向你讨好认错呢?你知道都是自己错了,为了爱情,你就不能向他认一次错吗?”朋友问她。

她心如刀绞,自言自语说:“是啊,我为什么没有向他认一次错呢?多么简单的事。”

爱情如果只是依靠单方面的讨好去维持,那么注定难以长久。



云起

◎舒曼

一

“我们俩已经结束了,请你不要再来找我。”躺在病床上的舒若云冷淡地说。

祁健一时手足无措。

一个男子拎着保温袋进来,看见站在舒若云病床畔的祁健:“您是谁?请问您找谁?”

舒若云说:“沐然,这是我曾经的同事,名叫祁健,来看望我的。祁健,这是我的男友,祁沐然!”

祁健看着风度翩翩的祁沐然,再看看舒若云,强作镇定地说:“好,那我就先走了!”

二

舒若云大一时,英俊潇洒的学长祁健风一般地突然闯进她的心海。从18岁到26岁,两人恋爱了整整八年。祁健目前在京城一所名校读博,攻读的也是热门专业。

“小祁呵,这个媒我还真不是随便做的。你知道的,对于年轻人恋爱,我一向是不多事的……”那天,祁健的导师突然以闲聊的口吻说,“我那丫头,对你倒是喜欢。”

博导的女儿名叫伊怜,祁健是见过的,一个沉静如水的女子。

“我,我……”不知为何,看着导师那亲切的、带着盼望的眼神,祁健原本想说“我已有女友”,但话到嘴边,说出口却万分艰难……

博导呢,自以为了解祁健,觉得他已默认,于是拍拍他的肩:“今晚到我家来吃饭!让你师母露两手,炒几个拿手菜给你尝尝!”

三

祁健若即若离地安抚着伊怜,同时感到不安。他去若云所在的城市探望她。

“我,我有个棘手的事,必须和你说一说……”祁健想了又想,还是说出了口,“你知道的,博导对我很好,好得就像父亲;但我不曾想到,博导和师母想把女儿伊怜嫁给我!如果我答应,博导将为我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,参与一个国际性重大

项目。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。我想把博导稳住,把这事拖一拖。你看,可行?”

若云选择了相信祁健。

按祁健的想法,反正即将毕业,接下来若无意外,就可以出国深造。一旦出了国,他和伊怜本无深交、也无约定,就谈不上什么分手不分手。他知道,自己这样做并不道德,可是,对于出国深造的机遇,他真的不想错过。

四

舒若云怀孕了,她不知所措。虽然祁健博士毕业在即,着实繁忙,但她不得不打扰他。反复权衡之后,若云决定先去京城一趟,一来是探望祁健,二来商量怀孕之事如何处理。想到祁健和她说过的伊怜的事,若云留了个心眼,没有通知祁健,就去了他的学校。

祁健不在宿舍,若云犹豫是否该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时,恰好伊怜也来找祁健。若云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拿钥匙直接打开祁健宿舍的门,心里隐隐猜到了。

“您找谁?”伊怜注意到了若云。

“我找祁健,您怎么会有他宿舍的钥匙?”

“我叫伊怜,是祁健的女朋友。”

伊怜礼貌地对着若云笑笑。

“你就是伊怜?”

五

聪敏如伊怜,怎么会看不出若云神色和语气的异常。她主动提议先不惊动祁健,和若云找个地方谈谈。两个善良的女孩子居然一见如故,谈着谈着就开诚布公了。

“难怪他一直对我若即若离。”伊怜笑了起来。

“今天和你碰上,也算是上天安排的缘分。话说到这个地步,我反倒觉得祁健和你更般配,更适合你。平凡的我,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?他有鸿鹄之志,你和你的家人可以为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。”若云若有所思。

“不可以!绝不可以!真爱,绝

不应该是单方面无谓的牺牲!”伊怜紧紧地握着若云的手,“祁健是否出国深造、是否能参与那个项目,我父亲其实也只能起到推荐作用,关键还是要看他自己,我不会以自己的婚姻作筹码。而且他的所作所为,已经让他不在我的选择范围里了。此外,我的生活有许多内容同时共存,恋爱婚姻并不是必选项。”

伊怜的话,在若云头脑里轰轰作响,有一个声音追问她: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,经济上完全独立,为什么头脑中还是只有男人、婚姻和生孩子?如果选择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,也很好,但你为什么要像苦情剧里一样,哭哭啼啼地把命运的决定权交给别人?

她抹掉了眼泪,和伊怜告别,一个人又悄悄回去了。

六

祁健发现若云不回他的微信了,电话也不接,不知出了什么事,当即请假匆匆赶到若云那边。他确实在医院找到了舒若云,但他不知道的是,她没生病,而是流产后在医院休养。若云已经想清楚,不能糊里糊涂让孩子来到世上,却得不到完整的家庭、良好的养育;她要重新开始。祁沐然其实也只是帮忙送饭的好友,见情势不对,机智地冒充了一回男友。

面对突然变心的若云,祁健百思不得其解。回京城后,他心神不定,在实验室里出了好几回错,一贯好脾气的导师也大发雷霆。

伊怜实在看不下去,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他,并且坦诚地说:“祁健,我和若云都能理解你的那点小心思、小自私,但是否容忍,各人有自己的标准。我正着手一个新项目,必须全力以赴,也告诉父亲已经和你分手。你的前途要看你自己的科研成果,我父亲不会狭隘到用你我的关系来决定对你的态度。若云那边,应该也是要你自己去争取。祝你好运!”

祁健看着伊怜的背影,感到自己才是最可笑的人。